

傳世十大名著

醒世姻緣傳

姻缘传引起

《四书》中孟子说道：君子有三件至乐的事。即使在那极贫贱的时候，忽然有人要把一个皇帝禅与他做，这也是从天开地辟以来绝无仅有的奇遇，人生快乐那得还有过于此者？不知君子那三件至乐的事，另有心怡神悦形容不到的田地。那忽然得做皇帝的快乐，不过是势分之荣，倏聚倏散的泡影，不在那君子三乐之中。那君子的三乐，凭你甚么大势，劫他不来。凭你甚么大钱，买他不得。凭是甚么神人、圣人、贤人、哲人，有这三乐固是完全，若不遇这三乐，别的至道盛德，懿行纯修，都可凭得造诣，下得功夫，只是这三乐里边遇不着，便是阙略。所以至圣至神的莫过于唐尧、虞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至圣先师孔子，都不曾尝着那三乐的至趣。这般难到的遭逢，那王天下岂是这个之内？

你道那三件乐？第一乐是“父母俱存，兄弟无故”。试想一个身子蒙父母生将下来，那婴孩就如草木的萌蘖一样，易于摧折，难于培养。那父母时时刻刻，念念心心，只怕那萌芽遇有狂风，遭着骤雨，用尽多少心神，方成保护那不识不知的心性。悲啼疾病，苦父母的忧思。乳哺怀耽，劳父母的鞠育。真是恩同罔极。孩提的时候，没有力量，报不得父母深恩。贫贱的时节，财力限住，菽水尚且艰难，又不能报其罔极。及至年纪长成，家富身贵，可以报恩的时势，偏那父母不肯等待，或是先丧父后丧母，或是先丧母后丧父，或是父母双亡。想到这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光景，你总做到王侯帝主，提起那羽泉之魂，这个田地是

苦是乐？兄弟本是合爹共娘生的，不过分了个先后，原是一脉同气的。多有为分财不均，争立夺位，以致同气相残。当时势同骑虎，绝义相持，岂无平旦良心？你总做到极品高官，提起那“东山”之“斧”，这个光景是苦是乐？若能父母寿而且安，双双俱在堂上，兄弟你爱我敬，和和美美，都在父母膝前，处富贵有那处富贵的光显，处贫贱有那处贫贱的聚顺，这个天伦之乐真是在侧陋可以做至尊，在颡蒙可以做神圣。所以说：“父母俱存，兄弟无故，一乐也。”

那第二件的乐处是“仰不愧于天，俯不忤于人”。若寻常人看起来，怎比那做皇帝的乐处？然想到皇帝动有风雷之傲，雨旸薄蚀之愆，“顾左右而言他”，“吾甚惭于孟子”。想这个仰愧俯作的光景，虽是做皇帝至尊无对，这个中心忤怩也觉道难受。怎如匹夫独行顾影，独寝顾衾，不蛆心搅肚，不利己害人，不贪财蔑义，不瞞心昧己，不忤逆不忠，种种公平正直，件件正大光明？真是见青天而不惧，闻雷霆而不惊，任你半夜敲门，正好安眠稳睡。试想汉高后鸩死赵王如意，酷杀戚氏夫人，忽然见日食也不由的害怕，不觉得自己说道：“此天变盖为我也！”待了不多几月，也就死了。秦桧做到拜相封王，岳武穆万古元功，脱不得死他手内。一见了那疯和尚，也便弥缝遮盖，恨不得有一条地缝钻将进去。较量起来。那“仰不愧于天，俯不忤于人”岂不是第二件的乐处？

那第三件乐说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”。这是君子以道统为重，势分为轻。虽然还让那第一第二的乐处，毕竟还在王天下之先。

但是依我议论，还得再添一乐，居于那三乐之前，方可成就那三乐的事。若不添此一乐，总然父母俱存，搅乱的那父母生不如死。总然兄弟目下无故，将来毕竟成了仇讎。也做不得那仰不愧天，俯不忤人的品格，也教育不得那天下的英才。



看官听说。你道再添那一件？第一要紧再添一个贤德妻房，可才成就那三件之事。父母在堂，那儿子必定多在外，少在里。委曲体贴，全要一个孝顺媳妇支持。赵五娘说的好：“怕污了他的名儿，左右与他相回护。”岂不是有了贤妻，方可父母俱存得住。兄弟们日久岁长，那得不言差语错？那贤德的妇人在男子枕傍惟不肯乘机挑激，且能委曲调停。那种人的性格，别人说话不肯依，老婆解劝偏肯信，挑一挑固能起火，按一按亦自冰消。孙融妻说得好：“无事世人亲，有事兄弟急。”岂不是有了贤妻方使兄弟无故得成？男子人做出那无天灭理的事来，外边瞒得众人，家中瞒不得妻子。即使齐人这等登垄乞墦，瞒得妻了铁桶相似，毕竟疑他没有富贵人来往，早起跟随，看破了他的行径。若是不贤的妻子，那管他讨饭不讨饭，且只管他醉饱罢了。他却相泣中庭，激语相讪，齐人也就从此不做了这行生意。陈仲子嫌其兄居室饮食大约从不义中得来，避出于於陵，织鞋糊口，以求不愧不作。若是遇着个不贤妻子，嫌贫恶贱，终日闹吵，怕那陈仲子不同食万钟之粟，不同居盖邑之房，怕他不与兄戴同做那愧天忤人的事？那知这等异人偏偏撞着个异妇，心意相投，同挨贫苦。夫能织屨，他偏会辟纡。一日，齐于玄纁束帛，驷马高车，来聘陈仲子为相，仲子已是辞却去了，其妻负薪方归，见门前许多车马脚迹，问知所以，恐怕复来聘他，同夫连夜往深山逃避。这岂不是有的贤妻方可做不愧天不忤人的事？遇着个不贤之妇，今日要衣裳，明日要首饰，少柴没米，称酱打油，激聒得你眼花缭乱，意扰心烦。你就象颜回好学，也不得在书馆中坐得安稳，莫说教不成天下的英才，就是自己的工夫也渐日消月减了！乐羊子出外游学，虑恐家中日用无资，回家看望。其妻正在机中织布，见夫弃学回家，将刀把机上的布来割断，说道：“为学不成，即是此机织不就！”乐羊子奋激读书，后成名士。这岂不是有了贤妻方得英才教育？但从古来贤妻不是容易遭着的，这也即如“王者

兴，名世出”的道理一般。人只知道夫妻是前生注定，月下老将赤绳把男女的脚暗中牵住，你总然海角天涯，寇仇吴越，不怕你不凑合拢来。依了这等说起来，人间夫妻都该搭配均匀，情谐意美才是。如何十个人中倒有八九个不甚相宜？或是巧拙不同，或是媿妍不一。或做丈夫的憎嫌妻子，或是妻子凌虐丈夫，或是丈夫弃妻包妓，或是妻子背婿淫人。种种乖离，名难枚举。正是：

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心变番为异国人。

看官！你试想来，这段因果却是怎地生成？这都尽是前生前世的事，冥冥中暗暗造就，定盘星半点不差。只见某人的妻子善会持家。孝顺翁姑，敬待夫子，和睦妯娌，诸凡处事井井有条。这等夫妻乃是前世中或是同心合意的朋友，或是恩爱相合的知己，或是义侠来报我之恩，或是负逋来偿我之债，或前生原是夫妻，或异世本来兄弟。这等匹偶将来，这叫做好姻缘，自然恩情美满，妻淑夫贤，如鱼得水，似漆投胶。又有那前世中以强欺弱，弱者饮恨吞声；以众暴寡，寡者莫敢谁何，或设计以图财，或使奸而陷命，大怨大讎，势不能报，今世皆配为夫妻。看官！你想如此等冤孽寇讎，反如何配了夫妇？难道夫妇之间没有一些情义，报泄得冤讎不成？不知人世间和好的莫过于夫妇。虽是父母、兄弟是天合之亲，其中毕竟有许多行不去说不出的话，不可告父母、兄弟，在夫妻间可以曲致。所以人世间和好的莫过于夫妻，又人世仇恨的也莫过于夫妻。

君臣之中，万一有桀、纣的皇帝，我不出去做官，他也难为我不着。万一有瞽瞍的父母，不过是在日里使我完廩，使我浚井，那夜间也有逃躲的时候。所以冤家相聚，亡论稠人中报复得他不畅快；即是那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朋友之际，也还报复得他不大快人。唯有那夫妻之中，就如脖项上癭袋一样，去了愈要伤

命，留着大是苦人。日间无处可逃，夜间更是难受。官府之法莫加，父母之威不济。兄弟不能相帮，乡里徒操月旦。即便他骂死，也无一个来解纷；即便他打死，也无一个劝开。你说要生，他偏要处置你死；你说要死，他偏要教你生。将一把累世不磨的钝刀在你颈上锯来锯去，教你零敲碎受。这等报复岂不胜如那阎王的刀山、剑树、碓捣、磨挨，十八重阿鼻地狱？

看官！你道为何把这夫妻一事说这许多言语？只因本朝正统年间曾有人家一对夫妻，却是前世伤生害命，结下大仇，那个被杀的托生了女身，杀物的人托生了男子，配为夫妇。那人间世又宠妾凌妻，其妻也转世托生了女人，今世来反与那人做了妻妾。俱善凌虐夫主，败坏体面，做出奇奇怪怪的事来。若不是被一个有道的真僧从空看出，也只道是人间寻常悍妾恶妻，那知道有如此因由果报？这便是恶姻缘。但要知其中彻底的根原，当细说从先的事故。

妇去夫无家，夫去妇无主。本是赤绳牵，睚眦相守聚。异体合形骸，两心连肺腑。夜则鸳鸯眠，昼效鸾凤舞。有等薄幸夫，情乖连理树。终朝起暴风，逐鸡爱野鹜。妇郁处中闺，生嫌逢彼怒。或作《白头吟》，或买《长门赋》。又有不贤妻，单慕陈门柳。司晨发吼声，行动掣夫肘。恶语侵祖宗，诟谇凌姑舅。去如癭附身，留则言恐丑。名虽伉俪缘，实是冤家到。前生怀宿仇，撮合成显报。同床睡大虫，共枕栖强盗。此皆天使令，顺受两毋躁。拈出通俗言，于以醒世道。

又诗曰：

关关匹鸟下河洲，文后当年应好逑。
岂特母仪能化国，更兼妇德且开周。
情同鱼水谐鸳侣，义切鸾胶叶凤俦。
漫道姻缘皆夙契，内多伉俪是仇讎。

第一回 晁大舍围场射猎 狐仙姑被箭伤生

公子豪华性，风流浪学狂。律身无矩度，泽口少文章。选妓黄金贱，呼朋绿蚁忙。招摇盘酒肆，叱咤闹转场。冶服貂为饰，军妆豹作裳。调词无雪白，评旦有雌黄。恃壮能欺老，依强惯侮良。放利兼渔色，身家指日亡！

圣王之世，和气熏蒸，生出一种麒麟仁兽，雄者为麒，雌者为麟。那麒麟行路的时候，他拣那地上没有生草的去处，没有生虫的所在，方才践了行走，不肯伤害了一茎一草之微，一物一虫之性。这麒麟虽然是圣王的祥瑞，毕竟脱不了禽兽之伦。人为万物之灵，稟赋天之灵根善气而生，天地是我的父母，万物是我的同胞。天地有不能在万物身上遂生复性的，我还要赞天地的化育。所以那样至诚的圣人，不特成己成人，还要陶成万物，务使天乔蠢动，物物得所，这才是那至诚仁者的心肠。若是看得万物不在我胞与之内，便看得人也在我一膜之外。那还成个大人？

所以天地间的物，只除了虎狼性恶，恨他吃人。恶蛇毒蝎，尾能整人；再有老鼠穴墙穿屋，盗物窃粮，咬坏人的衣服书籍。再是蝇蚊能嗜肤败物。这几般毒物，即使在大慈大悲观音菩萨面前，也要活活敲死，却也没甚罪过。若除此这几种恶物，其余飞禽走兽，鳞介昆虫，无害于人，何故定要把他残害？人看他是异类，天地看来都是一样生机。也不必说道那鸟衔环，狗结草，马垂缰，龟献宝的故事。只说君子体天地的好生，此心自应不

忍。把这不忍的心扩充开去，由那保禽兽，渐至保妻子，保百姓。若把这忍心扩充开去，杀羊不已，渐至杀牛；杀牛不已，渐至杀人；杀人不已，渐至如晋献公、唐明皇、唐肃宗，杀到亲生的儿子。不然，君子因甚却远庖厨？正是要将杀机不触于目，不闻于耳，涵养这方寸不忍的心。所以人家子弟，做父母兄长的务要从小葆养他那不忍的核心。习久性成，大来自不戕忍，寿命可以延长，福祿可以永久。

当初山东武城县有一个上舍，姓晁，名源。其父是个名士，名字叫做晁思孝，每遇两考，大约不出前茅。只是儒素之家，不过舌耕糊口，家道也不甚丰腴。将三十岁生子晁源。因系独子，异常珍爱。渐渐到了十六七岁，出落得唇红齿白，目秀眉清。真是：

何郎傅粉三分白，荀令留裾五日香。

只是读书欠些聪明，性地少些智慧。若肯把他陶熔训诲，这铁杵也可以磨成绣针。无奈其母固是溺爱，这个晁秀才爱子更是甚于妇人。十日内倒有九日不读书。这一日还不曾走到书房，不住的丫头送茶，小厮递果，未晚迎接回家。如此蹉跎，也还喜得晁源伶俐，那“上大人，丘乙己”还自己写得出来。后来知识渐开，越发把这本《千字文》丢在九霄云外，专一与同班不务实的小朋友游湖吃酒，套雀钓鱼，打围捉兔。晁秀才夫妇不以为非。幸得秀才家物力有限，不能供晁源挥洒，把他这飞扬恣越的性子倒也制得住几分。

晁秀才连科不中，刚刚挨得岁贡出门。那时去国初不远，秀才出贡，作兴旗扁之类，比如今所得的多；往京师使费，比如今所用的少。因此，手头也渐从容，随与晁源娶了计处士的女儿计氏为妻。晁秀才与儿子毕姻以后，自己随即上京廷试。那时礼部



大堂缺官，左侍郎署印。这侍郎原做山东提学，晁秀才在他手内考过案首，见了晁秀才，叙了些间阔，慰安了几句，说道：“你虽然不中，如今年纪不甚大，你这仪表断不是个老教授终身的。你如今不要廷试。坐了监，科他一遍科举。中了更好，即不中，考选有司，也定然不在人下。况我也还有几年在京，可以照管着你。”晁秀才听了这篇说话，一一依从。

第二年，进了北场，揭了晓，不得中，寻思道：“老师望我中举，举既不得中，若不趁他在京，急急考就了官，万一待他去了，没了靠山，考一个州县佐贰，读书一场，叫人老爷，磕头参见，这也就苦死人了。”遂与侍郎说了这个实情。侍郎也深以为然。

晁秀才随赴吏部递了呈，投了卷。吏部司官恰好也是侍郎的门生，侍郎预先嘱托了，晁秀才方才同众赴考。出的题目是“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”。晁秀才本来原也通得，又有座师的先容，发落出来，高高取中一名知县。晁秀才自家固是欢喜，侍郎也甚有光彩。

晁秀才又思量道：“我虽是考中了知县，缺的美恶就如天上地下一般，何不趁老师在京，急急寻个好地方选了，又待何时？”随即挖了年，上了卯。怎当他造化来到，冢宰缺员，把礼部左侍郎推了吏部尚书。次年四月大选，晁秀才也不用人情，也不烦央浼，竟把一个南直隶华亭县的签，单单与晁秀才掣着。这个华亭是天下有名的大县，甲科中用许多物力谋不到手的。晁秀才气也不呵一口，轻轻得了，报到家中，亲戚朋友那个肯信？说：“这个华亭县，自古以来都是进士盘踞住的，那有岁贡得的？”报喜人嚷街坊，打门扇，要三百两，闹成一片。不两日，见了邸报，却道真真不差，将报子挂了红，送在当日教学的书房内供给，写了一百五十两的谢票，方才宁贴。

武城县这些势利小人听见晁秀才选了知县，又得了天下第一

个美缺，恨不得将晁大舍的卵脬扯将出来，大家扛在肩上。又恨不得晁大舍的屁股撅将起来，大家括他粪门。有等下户人家，央亲傍眷，求荐书，求面托，要投做家人。有那中户人家，情愿将自己的地土，自己的房屋，献与晁大舍，充做管家。那城中开钱桌的，放钱债的，备了大礼，上门馈送。开钱桌的说道：“如宅上要用钱时，不拘多少，发帖来小桌支取。等头比别家不敢重，钱数比别家每两多二十文。使下低钱任凭拣换。”那放债的说道：“晁爷新选了官，只怕一时银不凑手。”这家说道：“我家有银二百。”这家说道：“我家有三百，只管取用。利钱任凭赐下。如使的日子不多，连利钱也不敢领。”又有亲眷朋友中，不要利钱，你三十，我五十，络绎而来。

这个晁大舍原是挥霍的人，只因做了穷秀才的儿子，叫他英雄无用武之地。想起昔日向钱铺赊一二百文，千难万难，向人借一二金，百计推脱。如今自己将银钱上门送来，连文约也不敢收领，这也是他生来第一快心的事了。送来的就收，许借的就借。来投充的，也不论好人歹人，来的就收。不十日内，家人有了数十名，银子有了数千两。日费万钱，俱是发票向各钱桌支用。用了二百五十两银买了三匹好马，又用了三百两买了六头走骡，进出骑坐。买绫罗，制器皿。真是“钱可通神”！不上一月之内，把个晁大舍竟如在“槐安国”做了驸马的一般，随即差了一个旧小厮晁书，带了四个新家人，祝世、高升、曲进才、董重，携了一千两银子，进京伺候晁秀才使用。

晁秀才选了这等美缺，那些放京债的人每日不离门缠扰，指望他使银子，只要一分利钱，本银足色纹银，广法大秤称兑。晁秀才一来新选了官，况且又是极大的县，见部堂，接署宦，竟无片刻工夫做到借债的事。日用杂费也有一班开钱铺的愿来供给，所以不甚着急。

应酬少有次序，晁书领了四个家人，携了一千两银子，刚刚

到京。有了人伺候，又有银子使用，买尺头，打银带，叫裁缝，镶茶盏，叫香匠作香，刻图书，钉幞头革带，做朝祭服，色色完备。对月领了文凭，往东江米巷买了三顶福建头号官轿，算计自己、夫人、大舍乘坐。又买了一乘二号的官轿与大舍娘子计氏乘坐。俱做了绒绢帏幔。买了执事，刻了封条，顺便回家到任。家主不在家，家中尚且万分气势，今正经贵人到了，这烜赫是不消说起的了。接风送行，及至任中，官囊百凡顺意，这都不为烦言碎语。

且说晁大舍随了父亲到任，这样一个风流活泼的心性，关在那县衙里边，如何消遣？到有一个幕宾，姓邢，河南洧川县人，名字叫做邢宸，字皋门，是个有意思的秀才。为人倜傥不羁，遇着有学问有道理的人，纵是贫儒寒士，他愈加折节谦恭。若是那等目不识丁的，村气射人的，就是王侯贵戚，他也只是外面怕他，心内却没半分诚敬。晁大舍道自己是个公子，又有了银钱，又道邢生是他家幕客，几乎拿出“伯颜大叔侍文章”的脸来。那邢生后来做到尚书的人品，你道他眼里那里有你这个一丁不识的佳公子？所以晁大舍一发无聊，在华亭衙内住了半年光景，卷之万金，往苏州买了些不在行玩器，做了些犯名分的衣裳，置了许多不合款的盆景，另雇了一只民座船，雇了一班鼓手，同了计氏回家。

向日那些旧朋友都还道是昔日的晁大舍，苦绷苦拽，或当借了银钱，或损折了器服，买了礼，都来与晁大舍接风，希图沾他些资补。谁知晁大舍道这班人肩膀不齐了，虽然也还勉强接待，相见时，大模大样，冷冷落落，全不是向日洽谈的模样。一把椅朝北坐下，一双眼看了鼻尖，拿官腔说了两句淡话，自先起身，往外一拱。众人看了这个光景，“稍瓜打驴”，不免去了半截。那些新进的家人见了主人这个意思，后来这伙人再有上门的，也就“不得其门而入”了。况又六千两银子买了姬尚书家大宅，越发

“侯门深似海，怎许故人敲”。

这些故友不得上门，这还是“贵易交”的常情，又寻思“富易妻”起来。那个计氏，其父虽然是个不曾进学的生员，却是旧家子弟。那计氏虽身体不甚长大，却也不甚矮小。虽然相貌不甚轩昂，却也不甚寝陋。颜色不甚莹白，却也不甚枯黛。下面虽然不是三寸金莲，却也不是半朝銮驾。那一时，别人看了计氏到也是寻常，晁大舍看那计氏即是天香国色。计氏恃宠作娇，晁大舍倒有七八分惧怕。如今计氏还是向来计氏，晁大舍的眼睛却不是向来的眼睛了。嫌憎计氏鄙琐，说道：“这等一个贫相，怎当起这等大家！”又嫌老计父子村贫，说道：“不便向高门大宅来往。”内里有了六七分的厌心，外边也便去了二三分的畏敬，那计氏还道是向日的丈夫，动起还要发威作势，开口就骂，起手即打。骂时节，晁大舍虽也不曾还口，也便睁了一双眼怒视。打时节，晁大舍虽也不敢还手，也便不象往时遇杖则受，或使手格，或竟奔避。后来渐渐的计氏骂两句，晁大舍也便得空还一句。计氏赶将来采打，或将计氏乘机推一交，攘两步。渐渐至于两相对骂，两相对打。后来甚至反将计氏打骂起来。往时怕的是计氏行动上吊，动不动就抹颈。轻则不许进房，再不然，不许上床去睡。这几件，如今的晁大舍都不怕了，恨不得叫计氏即时促灭了，再好另娶名门艳女。那怕你真个悬梁刎颈，你就当真死了，那老计的父亲也来奈不动他。若说到念经发送，这只当去了他牛身上一根毛尾。他往时外边又没处去，家中只得一间卧房，卧房中只得一床铺盖。不许入房，不许同睡，这也就难为他了。他如今到处书房，书房中匡床罗帐，藤簟纱衾；无非暖阁，暖阁内红炉地炕，锦被牙床。况有一班女戏常远包在家中，投充来清唱“龙阳”，不离门内。不要说你闭门不纳，那计氏就大开了门，地下洒了盐汁，门上挂了竹枝，只怕他的羊车也还不肯留住。所以计氏也只得“张天师抄了手，没法可使了”。计氏的胆不由的一日怯似一



日。晁大舍的心今朝放似明朝，收了一个丫头，过了两日，嫌不好，弃吊了。又使了六十两银子娶了一个辽东指挥的女儿为妾，又嫌他不会奉承，又渐渐厌绝了。每日只与那女戏中一个扮正旦的小珍哥大热。

这个小珍哥，人物也不十分出众，只是唱得几折好戏文。做戏子的妓女甚是活动，所以晁大舍万分宠爱，托人与忘八说情，愿不惜重价，要聘娶珍哥为妾。许说计氏已有五六分的疾病，不久死了，即册珍哥为正。珍哥也有十分要嫁晁大舍的真心。只是忘八作势，说道：“我这一班戏通共也使了三千两本钱，今才教成，还未撰得几百两银子回来。若去了正旦，就如去了全班一样了，倒不如全班与了晁大爷，凭晁爷赏赐罢了。”又着人往来说合。媒人打夹帐，家人落背弓，陪堂讲谢礼，那“羊毛出在羊身上”，做了八百银子，将珍哥娶到家中。那计氏虽也还敢怒敢言，当不起晁大舍也就敢为敢做。计氏不肯降心，珍哥不肯逊让，晁大舍虽然有财有势，如此家反宅乱，也甚不成人家。听了陪客董仲希计策，另收拾了一处房子，做衣裳，打首饰，拨家人，买婢妾，不日之间，色色齐备，将珍哥居于其内。晁大舍也整月不进计氏内边去了。渐渐至于缺米少柴，反到珍哥手内讨缺。计氏也只好“哑子吃了黄柏味，难将苦口向人言。”

一日，正是十一月初六日冬至的日子，却好下起雪来。晁大舍叫厨子整了三四桌酒，在留春阁下生了地炉，铺设齐整，请那一班富豪赏雪。渐渐众客齐集拢来，上了座。那一班女子弟俱来斟酒侑觞。这日不曾扮戏，这伙人说的无非是些奸盗诈伪之言，露的无非是些猖狂恣纵之态，脱不了都是些没家教，新发户，混帐郎君。席间上了一道儿鲈，因此大家说道：“今冬雉兔甚多，狼虫遍野，甚不是丰年之兆。”你一言，我一语，说道：“各家都有马匹，又都有鹰犬，我们何不合伙一处打一个围顽耍一日？”内中有一个文明说：“要打围，我们竟到晁大哥庄上：一来那雍



山前后地方宽阔。野兽甚多，也还得晁大哥作个东道主人方好。”晁大舍遂满口应承。讨出一本历日，拣了十一月十五日宜畋猎的日子。约定大家俱要妆扮得齐整些，象个模样。卯时俱到教场中取齐发脚。也要得一副三牲祭祭山神土地，还得一副三牲祭旗。晁大舍道：“这都不打紧，我自预备。”约期定了。吃至次日五更天气，雪渐下得小了，也有往家去的，也有在晁家暖房内同女戏子睡的。

晁大舍吃了一夜酒，又与珍哥做了点风流事件，一觉直睡到申时方起。前面借宿的朋友也都去了。晁大舍也不曾梳洗，吃了两碗酸辣汤，略坐了一会，掌上灯来，那宿酒也还不得十分清醒，又与珍哥上床睡了，枕头边说起十五日要大家到雍山打围，到庄上住脚，须得预先料理。珍哥问了详细，遂说道：“打一打，我也要去走一遭，散散我的闷气。”晁大舍说：“你一个女人家，怎好搭在男人队里？且大家骑马，你坐了轿，如何跟得上？”珍哥说：“这伙人，我那个写不出他的‘行乐图’来！十个人，我倒有十一个是我相处过的。我倒也连这伙人都怕来不成！若说骑马，只怕连你们都还骑不过我哩。每次人家出殡，我不去妆扮了马上驰骋？不是《昭君出塞》，就是《孟日红破贼》。如今当真打围，脱不了也是这个光景，有甚异样不成！”晁大舍说道：“你说的有理。得你去，越发觉得有兴趣些。你明白把那一件石青色洒线披风寻出来，再取出一匹银红素绦做里，叫陈裁来做了，那日马上好穿。”珍哥笑道：“我的不在行的哥儿！穿着厂衣去打围，妆‘老儿灯’哩。还问他班里要了我的金勒子，雉鸡翎，蟒挂肩子来，我要戎妆了去。”晁大舍枕头上叫道：“妙，妙，妙！咱因甚往他班里去借！淹茅燎菜的，脏死人罢了！咱自己做齐整的。脱不了也还有这几日工夫哩。”枕头边两个彼此掠掇将起来。

晁大舍次早起身，便日日料理打围的事务，要比那一起富家子弟分外齐整，不肯与他们一样。与珍哥新做了一件大红飞鱼窄

袖衫，一件石青坐蟒挂肩。三十六两银子买了一把貂皮，做了一个昭君卧兔。七钱银做了一双羊皮里天青纁丝可脚的鞦鞋。定制了一根金黄绒辮鞦带，买了一把不长不短的鍍银顺刀，选了一匹青色的骟马，使人预先调习。又拣选了六个肥胖家人媳妇，四个雄壮丫头，十余个庄家佃户老婆，每人都是一顶狐皮卧兔，天蓝布夹坐马，油绿布夹挂肩，闷青布皮里鞦鞋，鞦带腰刀，左盛右插。又另拣了一个苗壮婆娘，戎妆齐整，要在珍哥马后背标为号。晁大舍自己的行头并家人庄客的衣服一一打点齐备。又预先问镇守刘游击借下三十匹马，二十四名马上细乐。除自己家里的鹰犬，仍向刘游击借了四只猎犬，三连鹰叉。差人往庄上杀了两三口猪，磨了三四石面，准备十五日打围食用。

到得十一月十五日卯时前后，那十余家富户陆续都到了教场，也都尽力打扮，终须不甚在行。末后晁大舍方到，从家中摆了队伍：先是一伙女骑摆对前行，临后珍哥戎妆跨马，后边标旗紧随，标后又有一二十匹女将护后，方是晁大舍兵队起行。步伐整齐，行列不乱。分明是草茆儿戏，到象细柳规模。众人见了，无不喝彩。下了马，与珍哥同向众人相见。众人虽俱是珍哥的旧日相知，只因从良以后，便也不好十分斗牙拦齿，说了几句正经话，吃了几杯壮行酒。晁大舍恐众人溺了他的精骑，令各自分为队伍，放炮起身。不一时，到了雍山前面，圈定围场。只见：

马如龙跃，人似熊强。虎翼旗列为前导，荡漾随风；豹尾幡竖作中坚，飘场夺目。赭鹰继犬，人疑灌口二郎神；箭羽弓蛇，众诧桃园三义将。家丁庄客，那管老的、少的、长的、矮的、肥胖的、瘦怯的，尽出来胁肩谄笑，争前簇拥大官人；仆妇养娘，无论黑的、白的、俊的、丑的、小脚的、歪辣的，都插入争妍取怜，向上逢迎小阿妈。大官人穿一件鸦翎青袄，浅五色暗绣

飞鱼；小阿妈着一领猩血红袍，细百纳明挑坐蟒。大官人骑追风騄骥，手持一根铁棒，雄赳赳抖擞神威；小阿妈跨耀日骄骢，腰悬两扇夹皮牌，怒狠狠施为把势。谁知使女兴戎，比不得萧使君逡巡闾阖，那藤六神敢涌起彤云？况当凶星临阵，还不数汉桓侯遇水断桥，若新垣平再中景日。封狼暴虎，逐鹿熏狐，麋载者欢声动地；品箫炙管，击鼓鸣金，振旅者歌韵喧天。正是：

人生适意贵当时，纵使乐极生悲那足计！

随惊起了许多獐狍鹿，雉兔獾狼。大家放狗撒鹰，拈弓搭箭，擒的擒，捉的捉，也拿获了许多。

谁知这雍山洞内，久住有一个年久的牝狐，先时寻常变化，四外迷人；后来到一个周家庄上，托名叫是仙姑，缠住了一个农家的小厮，也便没有工夫再来雍山作孽。不过时常来自家洞内照管照管。有时变了绝色的佳人，有时变了衰残的老媪，往往有人撞见。那日恰好从周家庄上回来，正打围场经过，见了许多人马，猎犬苍鹰，怎敢还不回避？谁知他恃了自己神通广大，又道是既已变了人像，那鹰犬还如何认得？况又他处心不善，久有迷恋晁大舍的心肠。只因晁大舍庄上佛阁内供养一本朱砂印的梵字《金刚经》，却有无数诸神护卫，所以不敢进他家去。今见晁大舍是个好色的邪徒，带领了妓妾打围，不分男女，若不在此处入手，更待何时？随变了一个绝美娇娃，年纪不过二十岁之下，穿了一身缟素，在晁大舍马前不紧不慢的行走。走不上两三步，回头顾盼，引得晁大舍魂不附体，肚里想道：“这雍山前面，我都是认识的人家，那里来这个美女？看他没人跟随，定然不是大家宅眷；一身重孝，必定是寡妇新丧，真是奇货可居！弄得到家，好与珍哥称为二美。左英右皇，这也是风流一世。……”正在忖度模拟，谁想这样皮囊幻相，只好哄那愚夫的肉眼。谁知那苍鹰

猎犬的慧目把这狐精的本相看得分明。猎犬奔向前来，苍鹰飞腾罩定。狐精慌了手脚，还了本形，鹰犬四面旋绕，无隙可藏，随钻在晁大舍马肚下躲避。原要指望晁大舍救他性命，那知晁大舍从来心性是个好杀生害命的人，不惟不肯救拔，反向插袋内扯出雕弓，拈上羽箭，右手一扯，左手下推，照着马下狐精所在，对镫一箭射去，只听的嗵的一声，狐精四脚登空，从旁一只黄狗向前咬住，眼见的千年妖畜，可怜一旦无常！从狗口里夺将下来，杂在猎获的禽兽队内，收军敛马，同回庄上吃饭。凯旋回到城内，还都到了晁家宅上。珍哥同一班妇女自回后面去了。搬出果菜，大家吃了一回酒。将所得的野味，大家均分了。将射死的狐精独让与晁大舍收下。各将辞谢回家。

晁大舍送客回来，刚刚跨进大门，恍似被人劈面一掌，通身打了一个冷噤。只道是日间劳碌，也就上床睡了。谁知此夜睡后，没兴头的事日渐生来。且听下回接说。